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  
第二十五回 跛頭陀幻術惑愚民 田知縣貪財激大變

詩曰： 門間妖氣起東方，黯黯行雲蔽日光。

螢燄只應依草木，怒螭空自逞魍魎。

文翁化俗還隨俗，黑闥稱王卻悔王。

路人青徐徬往事，嗟哉白骨臥斜陽。

話說玉支把鴻儒扯進房坐下，道：「檀越有何心事，神情恍惚？」鴻儒道：「沒有甚事，睡熟驚醒，故此心神未定。」玉支笑道：「罷是罷了，只是丟得那夢中人冷落些。」鴻儒道：「沒有甚麼夢中人。」玉支笑道：「就是施銀鑷的那人。」鴻儒驚訝道：「這和尚真是異人，竟能未卜先知，不但知我心上之事，連這夢寐中事他都曉得，真是異事。」於是答道：「弟子道不堅，塵緣未斷，有犯吾師法戒。」玉支道：「非也。人皆從欲界生來，這一點種子怎麼脫得？莫說凡人難脫，即吾輩修到無上之境，亦不能無欲。須直修到無欲天人之地，方能解脫。男女之際，雖聖人亦不能忘情，何況公等少年？但此事亦要有緣。夫奔相配謂之正緣。調情相受謂之旁緣，我看此女不但俊俏聰明，且多貴氣。我欲他在此，亦非無意，且看公的緣法如何，若有緣，管你成事。」鴻儒道：「老師若與弟子玉成，弟子生死不忘！」玉支道：「再遲數日，等他住定了再處。」

又過了數日，乃二月□九日觀音大士降誕之辰，起建慶賀道場。早齋後，玉支領眾登壇焚香，贊誦過，然後登台，說一回法，講一會禪，無非是三豐喻品外像皮毛，午後纔收卷。只見許多男女擁在台下叩頭道：「弟子等蒙老爺法旨，在此聽法悟道，日聽老爺發明經旨，略有解司，但不知從何處悟起。望老爺大發慈悲，使弟子明悟真空，脫離苦海，永不忘恩。」玉支道：「道在人心，原要明朗的。但你等眾生身之後，為情慾所迷，掩了本來面目。那一點靈明本體，原未盡絕。就如鏡子一般，本是光明的，為尖垢所污，把光掩了，一加磨洗，依舊光明。惟在大眾自家努力。爾等既有誠心，今晚可都到方丈裡來，各領神水一口，回去默坐存想，自見本來面目。」說罷下台入內去了。眾男女叩頭念佛，起身各散。

傍晚時，玉支叫執事僧眾，取潔淨缸一口，放在方丈當中，滿貯清水，焚香念咒，書符三道焚之。叫大眾人來各銜一口，慢慢嚥下，回去寧神打坐。那和尚卻也古怪，不知用何法術，人人所為之事，一生善惡皆見，嚇得眾人毛骨悚然。次早，往方丈中叩頭念佛，稱謝道：「老爺法力玄妙，使弟子等回光反照。」玉支道：「也算不得甚麼法力，不過撥開你們的塵迷，現出本真，於爾等亦無大益。若果能於此一明之後，日日加功刮磨，方有進益。若今日稍明，明日又蔽，依舊於道日遠。然此等功夫，必須死心塌地，先要把腳跟立定了，生死不顧纔可。若有一點疑惑，終成畫餅。」眾男女叩頭哀告道：「弟子們愚蒙半世，如夢方醒，望老爺超脫苦海。」玉支道：「爾等不過片時回照，所謂在境厭境；若遇火宅，又被他焚了。必先於死生性命關頭，打迭得過，方有根基。然後方得入靜定戒。但悟雖有遲早，聞道有難易，早的放下屠刀，立刻成佛；遲的千魔萬煉，方得成空。傳道要因材而薦，受戒要勉力而行。雖日夜不離，受苦中之苦，方能入門，心無繫戀，志向不移方可。汝等大眾，須要自己斟酌定了，另日再報。」詩曰：

似嫌慧口破愚頑，白日常尋一釣桿。

男女傾誠來受戒，個中秘密不能言。

玉支說畢，退了眾人。那周氏母女走到他房前，卻好迎著劉鴻儒。周氏道：「山主，請坐拜茶。」鴻儒巴不得這一聲，便道：「豈敢！」即隨他進屋裡來。那周氏取過竹椅子，請鴻儒坐下，說道：「連日在此，攪擾不安。」鴻儒道：「好說。忙中有失，管待甚是有慢。老爺問你們中可有些省處否？」周氏道：「老爺雖是法言教誨，但我們愚蒙，不能領略，如今還是面牆。」鴻儒道：「老爺在大眾前，也不過這幾句勸人為善的常言；若要認本心，沒有下手的工夫，怎能入道？那真切的道理，要人自己去探討懇求，纔得到手。常言道：『六耳不傳道，勿作等閒看。』」周氏道：「我只為討不著丈夫，多行殺戮，故此回頭悟道，求脫輪迴。幸得老爺提拔，只不過隨眾參求，早晚欲求一見也不可得。」鴻儒道：「這不難，老爺每晚悟出定後，必與我們清談妙果。今晚我引你母女去見他，你們須要齋心靜念，方可見他。至於肯傳不肯傳，就看你們的緣法了。」周氏道：「好極，若得山主大恩引見，我就死也求他一個結果。」鴻儒怕人知覺，連忙起身出來，囑咐道：「黃昏後我來叫你，不可亂行。」

果然，母子沐浴齋心。等到晚點燈時，禪堂鐘鼓齊鳴，眾僧誦畢，小侍者放了施食，各各歸寢。鴻儒悄悄與玉支說過，纔來引周氏母女到方丈裡來。走到靜室內，問侍者道：「老爺在何處？」侍者道：「入定未回。」鴻儒輕輕揭開簾子，見幾上香燭齊排，玉支垂頭打坐。鴻儒叫周氏母女跪在幾前，他便抽身出來。二人跪有半個更次，玉支纔開眼問道：「下面甚麼人？」周氏叩頭道：「是弟子周氏，志心朝禮，恭叩老爺法座，懇求道法。」玉支道：「你不去信心悟道，卻半夜來我靜室攪擾，是何道理？還不快去！」周氏道：「弟子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望老爺大發慈悲，俯垂教誨。」玉支道：「何人引你進來的？」周氏道：「是山主劉老爺。」玉支道：「本當即刻逐出，且看山主分上，且起來講。」玉支也下禪床，叫侍者取茶來吃。只見兩個清俊小童，捧著一盒果品，一壺香茶，擺下幾個磁杯。玉支道：「請山主來。」

少頃，鴻儒進來道：「二位女菩薩請坐！」周氏道：「老爺在此，不敢坐。」玉支道：「坐下好講。」於是一桌坐下。那七淑英坐於周氏肩下，未免遮遮掩掩的害羞，不肯吃茶，只低著頭。玉支道：「你們要聞的甚麼道？」周氏道：「弟子只望老爺超脫苦海，免墮輪迴。」玉支道：「法有大乘小乘，有家教象教，皆能超脫輪迴，畢竟以大乘為主。凡學道者先守三皈，後遵五戒。何為三皈？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何為五戒？要不貪、不嗔、不愛、不妄、不殺。五者之中先要戒妄，凡事妄言、妄念，最難收拾。惟靜、定二字最難，極為緊要。靜則諸念不生，定則諸妄不亂，然此靜定須從悟中來，故入道者先看你悟性何如。既有心學道，只在靜室中。」侍者又斟上一杯茶，鴻儒將果子遞在那淑英面前，七淑英含羞不接。玉支道：「你為何不吃？」周氏道：「他害羞哩。」玉支道：「羞從何來？你我雖分男女，在俗眼中看若有分別。以天眼看來總是一個，原無分別，譬如禽獸，原有雌雄，至以人眼看之，總是一樣，何從辨別？況我等這教，何以謂之混同、無為，只為無物無我，不分男女人物，貴賤賢愚，總皆混同一樣。況我輩修行，只以一點靈明要緊，至於四大色身，皆是假托，終於毀壞。故我佛如來，先撇去色身，別足斷臂，不以為意，故能成佛作祖。觀音立雪投崖、捨身喂虎，凡可以濟人利物之事，皆肯捨身為之。你如今先存一點羞念，是從色相中出來，先犯了貪、愛二戒，何以悟道？以後切不可如此！」那七淑英被他幾句胡言，說得果然忍著羞，接過果子來吃。至更深時，安他母女在禪榻前打坐。

自此為始，每日不離。常時花言巧語，謔浪詭譎，把那女子說動了心。正是烈女怕閒夫，婦人家水性，能有幾個真烈的，不久已被劉鴻儒弄上手了。正是：

一朵嬌花出內闌，何人移種傍禪關。

狂蜂浪蝶齊飛入，零亂芳紅一夜殘。

那女子破身後，兩個人如膠似漆；那周氏也纔四□餘歲，也打在網內，做了和尚的老婆，把個靜室禪房變做了錦營花陣。

一日，鴻儒在客廡中同幾個齋公管帳的說：「近日錢糧稀少，一日所入，不餘一日支用，怎麼區處？」幾個老齋公道：「一日有千餘人吃飯，如今正值農忙，人人有事，再一兩日《法華經》講完，且散了人眾，到麥熟時再舉何如？」眾人齊聲道：「其法甚善。」劉鴻儒口中勉強答應，心中忐忑不寧，想道：「若要散會，周氏母女拋捨不得；若不散會，又沒錢糧供眾。」只得在廊下走來走去，鬱悶無計。忽聽得一人說道：「若無錢糧，何不來問我。」鴻儒抬頭看時，只見一個人坐在大殿台基上捉蟲子。見鴻儒走

來，便起身道：「山主為何有不豫之色？」你道此人生得如何？只見他：

短髮齊眉際，金環附耳旁。

雙眉常凸千，身體更駢駢。

直裰裁深皂，絲絛束杏黃。

聲音多響亮，拐李眾稱揚。

這頭陀乃堂中化油供廚的人，姓李，因跛了一足，人都叫他跛李。鴻儒道：「老李，你不去化油，怎麼在此閒坐？」跛李道：「油已化完，交與廚上了。因為沒錢糧，故在此尋個計較。」鴻儒道：「正是錢糧不足，不日就要散會了。」跛李道：「山主原約要講《華嚴》、《楞伽》的，如今一部《法華》尚未講完，怎麼就要散了？將來何以伏人？我到有個計較，只要山主請我一齋。」鴻儒道：「果有計策，一齋何難？同我來。」鴻儒同他到禪堂，邀他坐下，叫侍童泡好茶，拿桌盒來與他吃。跛李也不謙讓，吃個罄淨。少頃，廚上辦了好齋來，素菜擺上一桌。他叫了一聲：「多擾！」便低著頭又吃得碗碗皆空。隨後點心湯飯來，樣樣不辭。吃完，纔合掌欠身道：「謝山主！」說罷往外就走。鴻儒懸住道：「你怎麼就走？且說這錢糧從何出處？」跛李笑道：「山主好狠呀！一頓齋你就要換若干錢糧。你且莫慌，自有來處，便見分曉。」說畢，大笑而去。鴻儒也沒奈何，只得獨立在房中納悶。

直到半夜時，正在睡夢中，猛然聽見人喊道：「不好了！那裡火起了！」急坐起看時，窗子上映得通紅。忙披衣出來，只見人都亂竄，齊道：「是大殿上。」齊擁前去，只見正殿上紅光紫燄，有□數丈高。忙叫人取水來救，眾僧俗等俱拿火叉、水桶來，只見殿上格扇磚瓦絲毫未動，卻又火氣逼人。內中有膽大的，便走上去推開格扇，屋裡卻不見有火。再看時，只見一個新雕的大佛座上安的一面鏡上火光迸出，還未有佛。忽見跛李拉著劉鴻儒進來看了，向耳邊說了幾句。鴻儒道：「汝等不要驚慌，這是我們的功德感動佛菩薩，降祥光普照眾生，且請玉支法師來頌聖謝恩。」少頃，只聽得一派音樂，兩行燈燭，引著玉支和尚上堂誦經。叩謝已畢，說道：「神光從鏡中出來，必有奇異。可取個錦袱子來蓋了，待我入定去恭叩如來，問個明白。」即在殿上放下蒲團跏趺，入定去了。眾人皆散，各各安寢。

到天明時，紅光漸收。直到辰刻，玉支纔出定，宣大眾上堂齊集，他便說鬼話道：「我定中叩見如來，說山主法會精虔，故降祥光於寶鏡，能照人三世：初照前生之善惡，次照今世之果報，三照來世之善果。須以三六九為期。來照者必須虔誠頂禮，若稍有懈怠，雷部施行。」說罷，下壇回方丈去了。

是日乃四月初一，到初三日為始，凡在會的都來齊集。玉支便裝模做樣的念誦。跛李為寶鏡護法，七淑英為捧鏡玉女。揭開錦袱，跛李手持法水，口中念了咒，將柳枝蘸水灑於鏡上。少頃，那鏡子就放出光來，約有三尺高。叫男女們分班來照，果然各照出前生善惡，人畜一一皆見。到初六日，又照今生貧富壽夭。初九日又來照後世，或神人鬼畜一一不同。引得那些愚民，皆死心塌地。□數日間，四外傳遍這個消息。那三山五嶽的人，都引了來。每日人山人海，施捨金銀、財帛，不計其數。米糧車載驢馱，堆集如山。也不講經說法，只是照鏡。

正是無巧不成辭，卻好東阿的田知縣上府，打從九龍驛過，見滿路上男男女女，紛紛攘攘的行走不絕，便叫地方上人來問。地方稟道：「這是前面九龍山，有個山主劉鴻儒啟建講經道場，於本月初一日感動佛爺降祥，天賜寶鏡，能照人三世的事，故此遠近鄉民俱來照因果。」田知縣道：「你可曾去照？」地方道：「小的已照過，果然今世一毫不差。」田公道：「那劉鴻儒是何處人？何等人家？」地方道：「是東阿縣人，祖上說是做過官的，他父親叫做劉天佑。他家三世好善，年年建會。」

田公聽了劉天佑三字，不覺觸著叔子相托之事。回到縣中，即叫傳張治、胡鎮來問道：「前日上司有牌來禁止邪教，我差你們領告示曉諭各鄉鎮，為何如今依舊盛行？爾等坐視不拿，何也？」張治道：「本縣並無此事。」田公大怒，說道：「胡說！九龍山妖鏡惑眾，你們難道不知？」胡鎮道：「九龍山是鄒縣的地界，小的們怎敢越境去拿？」田公道：「地界不屬東阿，山主可是本縣？人犯出來，關乎本縣的考成。他今敢於如此橫行，必是先買通了你們的，得了他多少錢，快快直說。」張治道：「小人們頗知法度，何敢受贓？」田公道：「我也不問你得錢不得錢，你只代我拿劉鴻儒來見我。」取一根板簽標了，交與二人道：「限你們三日內繳！」

二人領了下來，即刻上馬，竟到九龍山來。見那裡人眾，不好說話，只說是來照鏡子的。尋到劉鴻儒，邀二人到靜室裡吃齋，俟無人時，纔說：「本官叫請相公去，因欠了錢糧要算。」鴻儒道：「舍下錢糧各項俱完，至於雜事差役，自有管事的。我知道二位的來意。」遂進去取出一百兩銀子來，道：「二位請收，凡事仰仗。」張治道：「一文也不敢領，只屈駕到縣一走，沒甚大事。」鴻儒道：「也不難，明早同行。」安排他們在客房歇了。

次早催促起身，那裡見鴻儒之面。二人發作了半日，只見一個老者道：「二位在上，劉山主並不曾犯法，縣主拿他做甚？想是衙門裡諸公要吃他。這裡是二百金，奉送二位；分外一百金，托帶與堂上管事的，諸公善言方便。若要人去，大約不能。」他二人見了六封銀子，先早軟了半邊，想道：「這裡人眾，料也難拿得去，不如收了他的銀子，且回他一頭再講。」只得上馬並轡回來。

卻值知縣座堂，二人跪下繳簽。知縣道：「人在那裡？」張治道：「劉鴻儒於兩月前往徐州買糧食去了，未曾回來。」知縣大怒，喝道：「九龍山做會惑眾，豈有不在之理！你們得錢賣放，故來遮飾。」說著丟下八根籤子，每人重敲四□。先捉兩家奔小寄監，然後復遣二人去拿。二人道：「小的們去了沒用，求老爺改差。」田公道：「你們得錢，叫別人做活。如不去，活活夾死你們！」一面叫備文詳上司。回文批道：「劉鴻儒既以妖言惑眾，該縣速行拿究，毋得緩縱。九龍山係鄒縣地界，現在缺員，著該縣暫署，便宜行事。」那張、胡二人，只得又領了簽票，去往九龍山來。坐了兩日，每日好酒好食的管待，只不得見鴻儒一面。沒奈何，叫齋公轉達。齋公道：「山主已不在此，二位枉自勞神。聞得田爺也是個要錢的，竟托二公通個門路，我們孝敬他幾百擔米罷了。」二人無奈，平日也知田公的心事，只得回縣。且不去銷差，便去尋著平日過付的人通了路，送進三千兩銀子，纔緩了下來。

這裡田公到鄒縣上過任，即上省謝各上司。撫院問及劉鴻儒之事，道：「此事不可漠視，貴縣可曾獲住正犯否？」田吉忙打一恭道：「卑縣纔接清交代，即來見大人，回去即辦理。因前屬隔縣，不便拐拿。」說畢出來。到寓所獨自躊躇：「既得了錢，如何好再拿？若不拿，又難回上司。」復又想：「叔子曾托我報仇，如此大事不下手，此仇何時得報。」做官的人把心一變，早將三千金拋入東洋大海。

次日回縣，即拘原差張、胡二人來見。田公喝道：「你拿的劉鴻儒在那裡！膽敢得錢賣放，今各上司立等要人，你們速去拿來起解。」二人面面相覷，心中說道：「你得過他三千兩，也該罷了，怎麼忽然又要拿人？」只得大著膽回道：「小的們去了兩次，委實不在。前已稟明老爺。今再去亦是空走，求老爺詳察。」田公大怒，喝道：「大膽的奴纔！你們得了他多少錢，敢在我面前支吾！」掠下簽子，各敲了三□大板，下在死囚牢裡。又另差了鄒縣的四個快頭、四個壯丁，限三日要正犯回話，」如仍賣放，抬棺木來見。」八人嚇得目瞪口呆，只得拿了火簽，竟奔九龍山來。這一來正是：

青龍與白虎同行，吉凶全然未保。

畢竟不知這回可能捉得劉鴻儒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